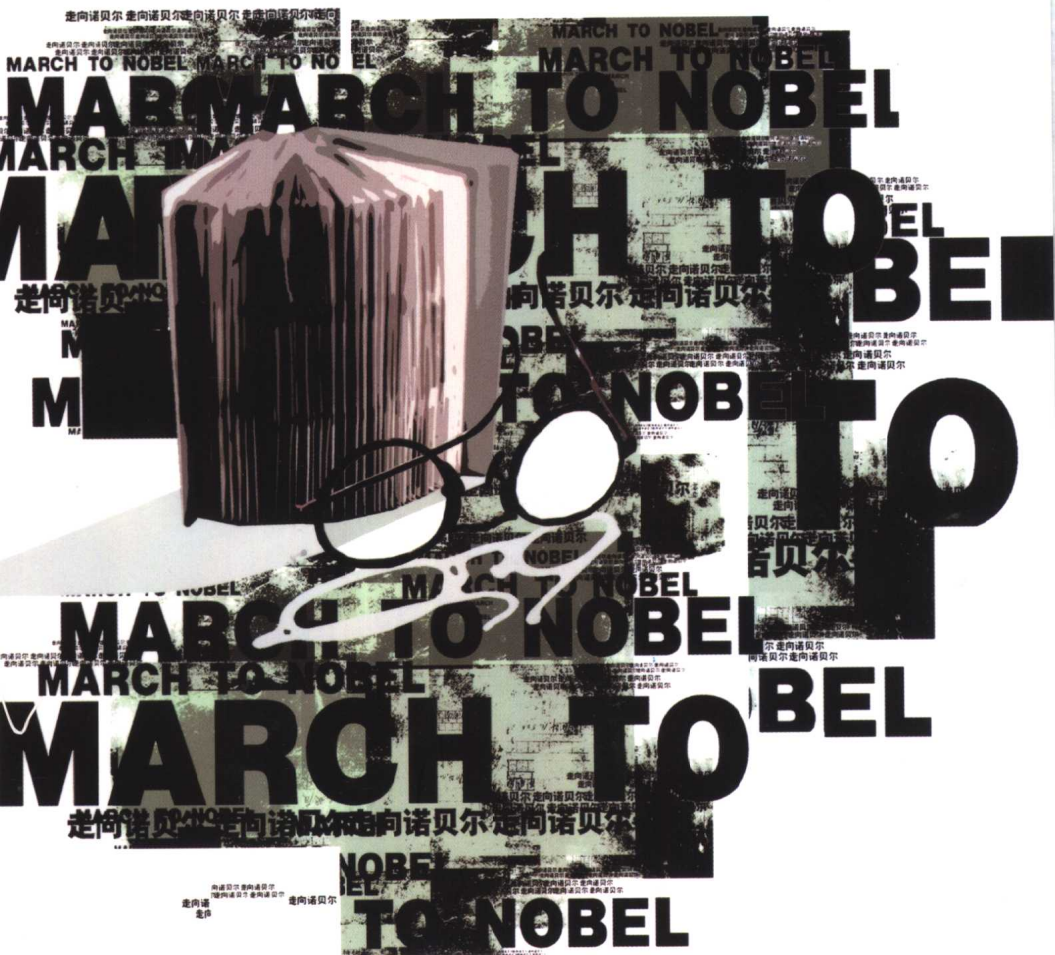


# 周大新

卷

## 走向诺贝尔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向诺贝尔·周大新卷/周大新著. 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 
2002.9

ISBN 7-5039-2233-8

I. 走… II. 周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0076 号

## 走向诺贝尔·周大新卷

- 著 者 周大新  
责任编辑 蔡志翔 董 耘  
封面设计 弘泰武仕  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  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 
网 址 www.whysbooks.com  
电子邮件 editor 4 @ whysbooks.com  
电 话 (010)64813345, 64813346(总编室)  
(010)64813384, 64813385(发行部)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 
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 
印 张 13.375  
字 数 354 千字  
印 数 1-8000 册  
书 号 ISBN 7-5039-2233-8/I·1008  
定 价 22.5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# 自序

在一些寂静的夜晚，我偶尔会去想一个问题：衡量一个作家成功的标准是什么？

是其作品赢得了很大的发行量，赚得了大批的金钱？

好像不见得，《红楼梦》最初的印数也不多，曹雪芹当年就没赚什么钱，你很难说他没成功。

是其作品出版后获得了许多人的喝彩？

好像不见得，人们喝彩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，不少出版后就立即获得高声喝彩的作品，不过几年几十年后便又被人们完全忘掉，你能说这些作家成功了？

是获得了很有名的奖项？

好像不见得，列夫·托尔斯泰就没有获过世界上著名的奖项，但他的作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战争与和平》和《复活》已是世界文学宝库中公认的珍品，你能说他没成功？

是因写了作品从而有了声名做了大官？

好像不见得，福楼拜、卡夫卡、福克纳、还有沈从文，他们都没做过大官，你能说他们是文学上的失败者？

我自己觉得，一个作家，只要他用自己的作品创造了一个和现实世界不同的世界，而他创造出的那个世界又因充满魅力不断吸引着人们去游览，这就算他成功了。

也许有人会对此嗤之以鼻。

不管这个标准能不能被世人认同，反正我是把它作为一个奋斗的目标的。

# 目 录

1 自序

## 长篇

1 走出盆地

## 中篇

169 浪进船舱

208 新市民

244 蝴蝶镇纪事

290 牺牲

328 旧道

371 世事

## 短篇

398 暮霭

406 哼个小曲你听听

# 走出盆地

在久远的中生代时期，中原地区曾发生过一次剧烈的地壳变动，那次变动的结果是一个巨大湖泊的形成和环湖山脉的崛起。又过了许久，由于四周水土流失沉积，那湖泊渐渐干涸而成为一片沃土，它上面长满了各种植物，当然也有供动物们充饥的果子。一群由黄河岸边向南迁徙的猿人发现了这些野果，从而停下了迁徙的脚步，于是这地方开始有了人类。又一个时期过去，为了生活方便也因为文明的演进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把东边那道长满桐树柏树的山脉起名为桐柏山，把横卧西、北两面那状如卧牛的山脉起名为伏牛山，把南边那道正午时可挡阳光的高山起名为武当山，把被三山围起来的地方叫做了南阳盆地！

## 一 步

抹在东天的那层血色已经褪去，云团开始变白，日头渐生出热力，一块云朝正升的日头扑去，被撞得粉碎，全成了絮。

瞎眼狗爬在柴垛那儿，在喘，身上的毛变成一缕一缕，几根肋骨隐约可见，但显然还不想被人们忘记，间或地叫上一声两声，音嘶哑，且低。

她帮着老四奶缠线。她看着线团在老四奶那青筋毕露、老皮丛集、微微发抖的手中慢慢变大。她总担心那线团会随时从老四

奶的手上滚下，于是她扭了头，只机械地捧了线拐，让线不断地飞出去，就在那当儿，她发现在她脚前的一个土块下边，有一只蛹，那蛹像是在动。

……咱南阳盆地咋来的？这说来可是话长！实话说吧，这和玉皇爷的三闺女还有点关系。晓得玉皇爷几个闺女么？七个，人称七仙女。最小的一个老七，不是下凡跟了董永嘛！这三闺女是七姐妹中长得最美的一个！腰身丰满匀称，脸蛋俏丽圆润，肌肤雪白粉嫩，眼睛乌黑水灵，浑身上下那股鲜嫩香艳样儿，男人只要看上一眼，嘴里就直流水水，舌尖尖就直想伸出去尝尝鲜味……

我听说了，没判你罪，这就好！这一灾总算又让你过去了！从今后你自个儿可别再出头去办什么事，做官啦、学医啦、开诊所啦、办医院啦，连想都别去想！咱一个女人家，老老实实找个男人过日子是正事！人哪，都有个命，命里该你吃三升米，你想去吃一斗，能行？老天爷能答应？要都去争那一斗米吃，谁来吃三升？天下不就乱了？要我说呀，当个女人，只要找一个可心的男人，白日里在屋洗洗刷刷做点家务，也不累；夜里往他怀里一睡，任他那两手去摸你好受的地方，任他搓你揉你叫你小亲亲，还不觉着美？还要啥子哩？你小时候的事都忘记了吧？你家尤其是你娘那阵的日子，过得比你如今还差，怎么样？她不是都忍过来了？

给三升我不干！只要有人吃一斗，只要男人们分一斗，凭啥只给我三升？我偏要挣来一斗吃！这回又败了，败就败，总有一天我会胜！她看了一眼四奶，慢吞吞地开口：“小时候的事我已经记不大清了，我只记得我爷爷很瘦，一只手总拎一根长杆旱烟袋，另一只手端着个盛烟叶的小簸箕，有一次我把他盛烟叶的小簸箕踢翻，他抡起烟袋就照我屁股上砸了一下，那烟锅真重，砸得我好疼。”

你爷爷吸旱烟那是很晚的事了，早先他吸的可是鸦片烟！他就

是因为吸鸦片才把身子吸得像个猴，吸得最后连那个东西也不管用了，你奶奶水灵灵的一个大姑娘嫁过来，他就是让她生不出一男半女，害得你奶奶整日到我这里哭，我就给她出主意：养个野汉子试试！你奶奶一听，就慌忙来捂我的嘴。

你们这门香火按说是要断的，可咱们这地方有规矩，弟兄俩只要有一个儿子，两门香火就都要续下去，办法是一门双承。一门双承就是给你爷爷的哥哥也就是你大爷爷的儿子娶两个老婆，一个由你大爷爷、大奶奶出钱娶；一个由你爷爷、奶奶出钱娶。由你大爷爷、大奶奶出面娶的媳妇你叫大娘，生的儿女续你大爷爷、大奶奶的香火；由你爷爷、奶奶出钱娶的媳妇就是你娘，你续的是你爷爷、奶奶的香火。按规矩，两个媳妇要同一天娶，同住三间堂屋里。一个媳妇住东间，一个媳妇住西间，中间的屋里放两个衣箱，一个箱里放你大奶奶给你爹做的衣服鞋袜；另一个箱里放你奶奶给你爹做的鞋袜衣服。你爹要轮流去你大娘和你娘的屋里睡，一夜一换，时候要均。你爹要是去你娘房里睡时，就要在中间房里衣箱前换上你奶奶做的衣服、鞋袜，连裤带也要换。倘是去你大娘房里睡，就要全换上你大奶奶做的衣服、鞋袜，不留一个线头！我如今还清清楚楚记得你爹娶亲那天的事儿。你大娘的花轿和你娘的花轿是同时进庄的，一个从庄东头进，一个从庄西头进，两顶花轿后头都跟着响器班子，都吹的是“喜上门”，两个班子赛着吹，喇叭声震天动地、挟风裹雨，把你爹吹得昏头昏脑，迷三倒四，轿到门前，你爹慌里慌张上前迎时竟绊了一跤，栽了个跟头，嘴都碰到了你娘的腿上，爬起来时还放了个响屁，惹得看热闹的人们哄堂大笑。按照规矩，新婚头一夜你爹要在你大娘和你娘床上各睡半夜，可你爹大约是同你大娘折腾得时候太长，累了，一直睡到天快亮还不见醒，你娘在西房干等等不着你爹去，就哭了。那夜就是如今在那边蚕棚干活的光棍老七在听墙根，他那时也才十几岁，他听到你娘的哭声后，跑去喊醒了你奶奶，你奶奶就颠着两只小脚慌慌地去敲东窗户，敲了好久才把你爹敲醒，你爹这才急急忙忙跑到当间换鞋换衣裳，到西

间钻进了你娘的被窝里。你爹的本事还真不小，没出两个月，就让你大娘和你娘都怀上了。

我听我娘说，在我前边，还有姐姐、哥哥，他们本可以活下来，可后来都走了，我娘说按排行我是老三，该叫三妮子。

那可是！要不是阴差阳错，你就是老三。你娘嫁过来不到俩月，就怀了孕，可她当时才十五岁，懂啥？怀到六个月时还敢拎着水罐子去井里打水，结果脚下一滑，你娘一屁股坐到了井台上，水罐子碎了，一摊血也流了出来。气得你奶奶骂天骂地，也吓得你娘两天不敢吭气。到第二年，你娘又怀上了，这一次你爷爷、奶奶啥活都不让她干，可怀了四个月后，一天早上你娘去茅房时，又是几团血块子流下来。这一回你奶奶、你爷爷气极了，非要弄清是怎么回事不可，就托我去问你娘，你娘就红着脸流着泪给我说了缘由，原来你爹那个不懂事的东西，老婆都怀几个月了，还敢上她的身子，上去了还又是晃又是碰。后来我就按你爷爷、奶奶的要求，找着你爹，朝他左脸和右脸各打了两个响巴掌。到第三年，你娘总算又怀上了，自从你娘怀上后，你奶奶就常去东庄娘娘庙里祷告，每次都从庙里带回一包保胎药给你娘吃。后来，你娘就生了你。你说这不是你娘命中的定数？定数呀，她只该有一个闺女！她这辈子该要受苦！我估摸着，在上一辈子里，她是享过福的，不是大户人家的女儿，就是富豪人家的儿媳，那一辈子把福享尽，这一辈子就该吃苦了！人哪，两辈子一个轮回，苦辣酸甜都是一个定数，上辈子哪样享得多了，这辈子就享得少，你信不信？

我上辈子享了哪些福？既然我自己都不知道，凭什么扣我这辈子的？我不管你定数不定数，我只要这辈子的福！她望了一眼老四奶，语气平静却别有意味：“听我娘说，我生下来可有九斤四两重，那倒是一副享福的相！”



一片被虫儿嚼断叶梗的桑叶离了枝头，在空中旋了几下，尔后噗的落地，躺在那里，仰脸向天，一动不动，两只鸡以为有食物从高空落下，便咯咯咯奔过来，盯了那桑叶紧看一刹，待认清，才又敛起翅儿，悻悻离去。

她手捧着线拐，又把眼移去看那蛹，蛹又是一动，蛹壳顶部像是裂了一道缝。

……三仙女那日和二姐去香湖里洗澡，天宫里的规矩，仙女们的玉体要一天一擦，两天在香湖里一洗。香湖在南天门外，水碧青碧青却香气扑鼻，在这水里一洗，擦干穿上衣裙，能逆风香百步，顺风香三里。姐妹俩脱了衣裙在湖水里笑闹着游了一阵，那二姐就开了口说：“晓得么，三妹，当初织女就是在这天湖里洗澡时，让牛郎偷去了衣裳，看见了么，牛郎是从那棵树后闪出来的。”三仙女就惊起了双眉问：“真的？”边问边上岸，放胆擦开湖边上遮挡凡、天两界的云，往咱这凡间里望，这一望不打紧……

那是！你生下来是九斤四两重，这斤两在咱们庄里还从来没有过，是用李歪嘴家那杆秤秤的！谁也不晓得你娘是怎么把你养那样重的。你娘平日也就是吃红薯干、包谷面，隔三差五才吃顿白面条，十天半月才能煮个鸡蛋。我寻思着你八成特别贪吃，把你娘当姑娘时积存在肚里的东西都偷吃光了。

由于斤两大，生你时你可让你娘吃了苦。那天天没亮你就在你娘的肚里踢腾，疼得你娘在床上直滚，边滚边叫我的乖乖！日头出来时你的头露了露，可就是不再出来，你娘被折腾得肚里的黄水都吐净，血流了一瓢又一瓢，脸变得蜡白蜡白，我当时直担心你娘俩都要去了。后来我逼你娘强把两个煮熟的鸡蛋吃下去，又去老丁家借了一个铜锣来，趁你娘昏昏沉沉嗨哟嗨哟叫时，我冷不丁猛敲一下那锣，锣咣地一响，你娘一惊，牙一咬，你的头和肩可就出来了。你的腿还没全出来，在外间屋等着消息的你爷爷就急着问：“是男是女？”我们那时都估摸你是个带把的，要不然

你在你娘肚里不会有那么大的动静，谁知道最后我伸手一摸，嗨！空的！你爷爷在外间一听是女的，惊得口中的烟袋都掉了，跟着就叹口气，说：“唉，盼了这么多年哟！”我当时怕你娘听到心里难过，就去外间把你爷爷推了出去。

因了你娘怀的前几个都没活下来，怕你也有三长两短、病病灾灾，在你落地三天之后，你奶奶托人把邓州府的八师爷请来，八师爷在你家喝了七两红薯干酒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桃木刻成的“手”，那活脱脱像一只人手，有掌有指，掌上有纹，指上分节，“手”腕处用一根红丝线拴着。八师爷说，这叫护身符也叫命符！这东西只要让孩子带在身上，保管她消灾避难，平平安安一辈子，说不定还可以享荣华富贵。后来，你娘就把这个符挂在了你的脖子上，来回晃荡，活像一般人家孩子戴的那种长命锁。

咱们这地方的规矩，孩子满月之后要摆席“做满月”，可你满月之后，你爷爷那个老东西却说：“一个丫头片子，就别再张扬了吧！”把你娘委屈得直抱着你哭。还是我去找你奶奶说要讨个吉利，最后，算是摆了两桌酒席。在开席喝酒前，按照章法是要老辈的大人抱着孩子绕各桌走走让人看看夸夸的，可你爷爷、你奶奶和你爹大约是嫌你是丫头抱出去丢人，你推我我推你都不愿抱你，末后是你娘擦擦泪，红着眼眶抱你出去沿两个桌子各走了一圈，你那阵儿许也是不满，走到第二张桌前就尿了，尿星子溅到了酒桌上，菜盘子里肯定落了不少。按习惯，一般是做满月那天要把孩子的名字定下来，而且这名字常要爷奶给起，可那天你爷爷一直不开口，你奶又想不出，最后还是我给你起了个“艾儿”的名字，“艾”就是咱们房前屋后长的那种草，能熏蚊子。我是想你生下来时艾正长得旺，就叫这个名算了，我问你娘喜欢不，你娘就含着泪直点头说：“行。”常言说男人是地上的土，女人是土中的草，你叫艾儿也算有了说讲。咱女人既然是草，不管是羊啃猪拱，还是牛踩人割，你就得忍着受着，不是吗？

女人不是草！男人要是土，女人就是水！没有水，土就会干裂

成粉，就会被风吹走，就会寸草不生，就会毫无用处！要一定说女人是草，我就是那种蒺藜草，羊也不敢啃，猪也不敢拱，牛也不敢踩，人也不敢割！我凭啥任他们去折腾？

民国三十七年咱这里已经解放，你们家分了七亩地，又分了两间房，按说你家也该过好日子了，可工作队的女队长却注意到了你爹有两个老婆，说这是歧视妇女欺负女人，要你爹在你大娘和你娘中间选留一个，让另外一个自由。这一来可把你大爷爷、大奶奶、爷爷、奶奶、你爹、你大娘和你娘吓坏了，天啊，你爷爷、奶奶还暗暗指望能再抱一个孙子哩，这可怎么办？没法，就轮流着去找那个女队长求情，好话说了三箩筐，可女队长一口咬定要尊重妇女、遵守法律，必须两个选一。怎么选？你爹是你大爷爷、大奶奶的亲儿子，你大娘是你大爷爷、大奶奶给他娶的，再说你大娘已连养了两个儿子，跟她过日子往后也有盼头。你娘这边只有你一个丫头，日后还不是要当绝户？要说你爹也愿和你娘过，你娘脾性好，说话都不带高声，你爹平时只要是住在你娘这边，都是你娘给他端吃端喝，有时你娘还给你爹洗脚，你爹穿的衣服总是让你娘给收拾得利利索索。可真要让他两个选一，他当然只能选你大娘了。那天，女队长来给你娘说：“你今后就彻底自由了，可以另建幸福家庭。”你娘听后躺在床上哭得死去活来，半条被子都被泪水湿透，一直到半夜我才把你娘劝住。最后我问你娘，反正是分开了，你现在还有啥要她爹办的，可以给我说，我让他办去。你娘后来捂着脸抽咽着说：“别的啥也不让他办，我就是想再生个儿子，他要是愿意，就偷偷再来这里住几夜。那时候你娘已经搬出了结婚时住的屋子，住到你爷爷、奶奶这边了，我把这话传给了你爹，你爹红着脸点点头，就在晚上偷偷去了，也是不巧，去第二回就被女队长撞见，女队长隔了一天把你爹叫去训道：“你已经和人家分开了，今后再去人家床上，就是不尊重女人，就是非法，懂吗？”这一次把你爹吓住，他以后就不敢再去你家。再说，后来你大娘也把你爹管得很紧，你爹只

要向你娘住的屋子望一眼，你大娘就骂：“你个死东西，你吃了这嘴还想那嘴，老子告你去！”

正因为我娘甘愿当一棵草，所以我爹抛开她一点也不可惜半点儿也不在意！我记得我爹离开我们娘俩之后，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吃红薯，偶尔吃一回面条，锅里也放满红薯块，我记得娘总把她碗里少得可怜的几根面条拣到我的小木碗里，我们那时过的算什么日子？

日头又升高了许多，桑树树冠的阴影原本印在远处，这会儿移近了不少，树上的斑鸠窝在轻微摇动，一只雏鸠的头从窝边露出，羽毛微黑，尖吻发红。

瞎眼狗感受到了日头的热力，慢慢地伸个懒腰，低低叫一声，又接着睡。

她依旧在手上捧着线拐，让线飞到老四奶奶的线团上去，她又把目光移向了那个蛹，蛹在动。

……看见凡间的人都是男女成双成对地走路、做活、吃饭，而且在一个床上睡，三仙女当时就脸一红心一动，和二姐洗罢澡回天宫经南天门时，看见那守卫天门雄雄壮壮魁魁梧梧的南阳天将，双眸就禁不住粘在了他的身上，就把一个甜甜柔柔的笑朝他递了过去，本来执戟站立神色肃穆的南阳，被三仙女这甜笑弄得身子一晃……

那些年苦了你们娘俩！自你爹离开你娘后，你们家的日子过得真是紧巴，你娘一个人要忙家里，又要忙地里，能吃上红薯就算不错。所以有一天，工作队的女队长就去了你家，进门开口就对你娘说：“大嫂子，你单身带个女儿过日子，还要伺候俩老人，多难呀！为啥不考虑再找个身强力壮的丈夫？你才二十刚出头，多年轻，一辈子可是长着哩！有个丈夫恩恩爱爱过日子，多

美!”你娘一听这话，脸顿时就像泼血一样红开了，急忙端碗开水递过去堵住了她的嘴。

要说人家女队长这话也在理，你爹反正不去你娘那里了，让她一个人把穷家顶起来还不累死她？再说，年轻轻的，夜夜独自睡床上，那滋味能好受？你如今也是过来人，我这话你总也能懂！

懂！现在懂那时不懂！那天晚上，娘把那只被倒塌了的鸡笼砸死了的公鸡熬在锅里之后，俯在我耳边悄声说：“艾儿，娘求你去办件事，你悄悄去东院把你爹叫来，别让你大娘和你那些哥哥听见，让他来喝点鸡汤。”我听后立即撇了撇嘴，我当时十分不情愿，在我心里，其实是十分恨爹的！我不想去叫爹，更不想叫他来喝鸡汤，我知道这鸡汤很香，又不多，爹来喝一碗，我和娘和爷爷、奶奶就要少喝一碗，可我不得不去，因为娘说是求我去办这件事的，我心疼娘，不想让娘生气。于是就去了，我是在大娘院门外看见爹的，我轻步走上前，扯了扯他的衣襟，我没有喊出声，怕惊动了大娘和那几个哥哥他们就也会来抢喝我的鸡汤，爹看见我，弯腰问：“艾儿，有事？”我把嘴对着他的耳朵，冷冷地说：“娘叫你去一趟。”我没有说出喝鸡汤，我期望爹找个借口不去，可爹小心地回头望了一下大娘的院门，就放轻步子跟在我身后走了。我当时很气，断定爹肯定是闻到娘熬鸡汤的香味了。真馋！爹进屋之后，我看见娘的两眼笑了，笑得脸都有些红，我撇了撇嘴，冷眼站到一旁，看娘怎样往碗里盛汤分鸡肉，我看见娘把一个鸡腿放到爷爷的碗里，把另一个鸡腿分到了爹的碗里，把鸡翅和鸡胸脯分给了我和奶奶，而娘自己的碗里只舀了半勺汤。我很生气，把自己碗里的鸡翅用筷子夹出来放到了娘碗里，想用这个法子告诉爹：我都舍不得吃看你还有脸吃！结果爹真不好意思了，把鸡腿夹到了我的碗里，我刚想伸手抓住吃，结果娘又把鸡腿夹起放回到了爹碗里说：“你吃吧，她以后还有吃的。”我非常生气，觉得娘这是在讨好、巴结爹。结果爹把那鸡腿真吃了，还喝了满满一碗鸡汤，是娘给他盛的。我气得眼泪都流了出来，

真是馋鬼!平时不帮我们干一点事,吃东西吃得倒挺快的!我赌气地只喝了几口汤,就说:“不喝了。”最后是娘把几块鸡肉又放到我的碗里,说:“艾儿乖,艾儿听娘的话,把这些肉吃下去。”我这才吃了。吃了饭后,娘就催我去睡,平日里,吃了晚饭后,娘总是搂我在怀里讲故事,讲得我眼都睁不开了她才叹口气说:“唉,咱们去睡吧。”今日都是因为爹来了的缘故,她才催我去睡。我很不高地上床,让娘脱了衣服钻进被窝,但我并没有睡着,我假装着闭上了眼睛,想听听爹吃了鸡肉喝了鸡汤后会向娘说点什么话,但我听不清,爹的声音很低。过了一阵,听见娘压低声音喊:“艾儿,艾儿。”我没回答,装着完全睡了,我想看看听听下边究竟要说什么。后来我听娘对爹说,孩子睡了。接着我就听到爹和娘向床边走来,脚步很轻,两人没有说话,我觉得奇怪,就睁开了眼,我看到爹正笑着在帮娘解衣服纽扣,娘的脸红红的。我当时非常生气,觉得爹在吃了娘给他的鸡肉、鸡汤之后,起码应该答应以后帮娘挑挑水、劈劈柴的,结果只帮解几个衣扣?我禁不住气愤地大声叫:“娘,衣扣我来解,不用他来帮!”我的声音一响,爹和娘都骇然地怔住,娘急忙去掩她的怀,爹慌慌缩回他的手。我为了做给爹看,光着身子爬起来,伸手去帮娘解衣扣,娘一下子抱住我,我觉出娘的身子在索索抖。爹结结巴巴说:“那……我……我……走……了……”我没有回头去看爹,我在心里叫:你早就该走了!后来娘搂着我睡,我发现娘总睡不着,翻过来翻过去直叹气,半夜里我迷迷糊糊翻身时,碰到了娘的脸,娘的脸上全是水。许多年后我才明白我那晚做了什么……

所以我就劝你娘,听女队长的话,再找一个。可你娘一听我提这,就红了脸摇头指着你说:“俺生是她爹的人,死是她爹的鬼,俺做事不能让俺的闺女骂俺!”后来有一天,女队长突然就领了庄东头陈家药铺里的年轻郎中陈德昭去了你家。德昭家祖祖辈辈都从医,为人可好,德昭那年二十五岁,原配的老婆死了,给他留下一个男孩叫开怀,比你大两岁。他们进去时,我刚好在你

家串门，那女队长进门就大声对你娘说：“大嫂，我领了个人来，你们在一块谈谈，交个朋友。”你娘见状，惊愣着问：“谈啥？”女队长就格格笑了，说：“我问了陈德昭，他很敬佩你的为人，所以我想介绍你们交个朋友。”我当下就猜出了女队长的来意，就急忙给德昭让坐、倒水，倘是你娘真能跟陈德昭过一家人，那可是不错，德昭那人长得高高大大，脸孔斯文白净，见人说话带笑，可是厚道人。我就催你娘去灶房烧两碗鸡蛋茶，可你娘却红着脸说：“俺不要朋友，俺要名声，你们要不想坏俺的名声，就走吧！”话这样一说，女队长和陈德昭就不好意思地站起了身，恰好这时，你爷爷拎着他那根长杆烟袋从后房里走来，棱起眼瞪了一下德昭，女队长就只好说：“也罢，今天就说到这里。”陈德昭你总还记得他吧？

记得。小时候，娘要是病了，我总是用头巾兜几个鸡蛋去庄东头药铺，站在柜台外喊：“德昭伯，俺娘病了，来抓点药。”于是德昭伯就走出柜台弯腰问我娘是怎样病的，哪里不好受，问清之后，就包好药递到我手上，告诉我怎么个熬法和吃法，接着又把我捉来的鸡蛋递给我，说：“拿回去，给你娘煎了吃。”有时娘病得重了。德昭伯就匆匆提了他那个药箱上家里来，他给娘号脉时，脸总红得厉害。也就是从那阵子起，我开始常和德昭伯的儿子开怀在一起玩，使他以后成了钻进我心里的第一个男人！开怀当时虽比我长得高，可他不爱说话，不会爬树，不会掏鸟蛋，不敢和老鼠逗着玩，不敢到瓜地里偷瓜，也不敢去河里凫水，尽管这样我还是愿意和他在一起玩。同他一起玩我不仅不会挨骂不会挨打，而且常会听到他甜甜地喊声：小艾妹妹，小艾妹妹！我听见那喊声心里特别满意特别高兴，甘愿上树为他掏鸟蛋，下水为他折荷叶。我还特别愿听他吹箫，他有一支长长的暗红色的竹箫，据说那是他老爷爷传下来的，他会吹出很长的声音和很曲折的调调，他尤其爱吹村里人都会唱的那个歌子：“坐花轿”。那歌儿我当时也会唱，是从娘那儿学来的，虽然我并不懂歌的意

思，可只要开怀哥吹起箫，我就要跟着唱：

地上那个青哟，天上那个蓝，  
十八岁的姑娘巧打扮；  
披一身红哟，戴一顶冠，  
冠上的穗子黄灿灿；  
慢慢穿上绣花鞋，再用胭脂擦擦脸，  
双眉儿黑，泪珠子闪，  
心儿咚咚跳得欢。  
喇叭那个响哟，花轿那个颠，  
俺颤颤坐在轿里边，  
轻轻伸出莲花指，  
拨开轿帘看外面，  
云絮儿飘，银雀儿翻，  
鞭炮屑儿飞上天……

你们家那时因为缺青壮男子，阳气不盛，压不住阴气，所以你娘和你那时常生病。你爷、奶死后，就你们娘俩过日子，家里更是阴气上升，所以和你娘身子总不安宁。天地之间无论啥地方都是阴阳二气相充。一个家要是阴阳相平，就会和睦平安！不过你那时幸好有八师爷给的那个桃木护身符护着！哦，对了，你还记得你爷爷奶奶死时候的事么？

奶奶怎么死的我不明白，爷爷死时我记得很清。那天早上他从床上撑起上身，让我娘在他的背后放一床被子，他靠着被子坐那里，慢慢地摸起放在床边的他那根长杆烟袋，哆哆嗦嗦地向烟锅里装烟。可因为他的手哆嗦得太厉害，烟锅总也装不满，于是他就喊：“艾儿娘，给我装锅烟。”我娘正在灶前忙活，就喊我：“艾儿，给你爷爷装锅烟。”我就跑到床前，往他的烟锅里装烟丝，烟丝装满，他抖抖索索地噙到嘴上，让我给他划火柴点



着，可我擦了三根火柴，他也没有吸着，我划第四根火柴时，只见烟袋啪的一声从爷爷手中掉到了床帮上，我抬眼一看，爷爷两眼闭着躺那里，一动不动，我就喊：“爷爷、爷爷，你怎么不吸了？”娘听见我喊，跑过来一看，就扑到爷爷身上哭喊着：“爹——”我当时一点也不伤心！爷爷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反而觉到了几分高兴，庆幸以后爷爷再不会用烟锅敲我的屁股，庆幸他再不会摸着我的头叹气：“嗨，怎么会是个丫头！”庆幸他再不会阻拦我上树。可把爷爷埋了之后的那晚，我却吓得怎么也睡不着。半夜里，我看见爷爷拎着他那根长杆烟袋，慢慢地走进屋子，呼噜呼噜地说：“艾儿，你怎么会是个丫头？”我害怕地叫了一声：“爷爷来了——”娘被惊醒，急忙点灯起身跪在床上说：“爹呀爹，孩子小，你别吓了她，你要是可怜俺娘俩，就别回来了，俺娘俩早日给你去烧纸，头七、二七、三七、四七、五七、六七、七七，只要逢七，俺一次也不会忘记去坟上给你磕头。”娘说罢，爷爷才慢慢地转过身，拎着烟袋一晃一晃地走开……

你爷爷死时要说也确实挂虑你娘俩。娘俩过日子，难呀！他临死的前三天，我去看他，他嘟嘟囔囔地说：“以后你要多过来看看她娘俩呀！”我当时点点头，其实我过来有啥用？思量来思量去，我还是想把陈德昭和你娘捏合到一起。你爷爷病那一阵，陈德昭常去你家里给你爷爷看病，陈德昭那人手脚特勤快，一来就帮你娘收拾屋里。你爷爷躺在床上不能动，厨屋里、尿屋里，你娘虽说尽心尽意服侍，可儿媳妇照顾老公公也确实有不方便的地方，有时候擦呀、洗呀、背呀、抱呀，不方便，可人家陈德昭眼到手到，把你娘不能做的事都做了，腾出空来还帮你娘干活，劈柴、烧火、挑水，把你娘感动得没办法。我当时看他俩那个样子，以为一捏合也就行了，所以有天夜里，我预先没给你娘商量，就把陈德昭叫来，领到你娘的屋里，然后我就扯故抽身出来，希望他俩就那样睡一个床上算了，谁知我靠在窗户旁一听，陈德昭刚说一句“我愿跟你一块养活艾儿”，你娘就扑通一声跪